



众生之路

THE ROADS IN THE LIFE

世纪之旅—石林 第五卷



世纪之旅—石林

ISBN 7-81068-296-2 /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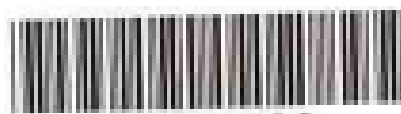
总定价：280.00 元 本册 40.00 元

世纪之旅——石林第五卷·老盖
赵玉虎 吴合对 撰稿



众生之路

云南大学出版社



B125223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旅—石林 / 赵玉虎、老盖、儒石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7

ISBN 7-81068-296-2

I. 世... II. ①老... ②赵... ③儒... III. 石林彝族自治县—概况 IV. K92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 第 039145 号

世纪之旅—石林第五卷

众生之路

封面设计: 老 盖

版式设计: 赵玉虎

版式制作: 赵云委

速 写: 赵玉虎 孟小为

责任编辑: 张继荣 张丽华 王登全

责任校对: 赵玉虎 段建堂 何传玉

主 编: 吴合对

撰 稿: 老 盖 赵玉虎 吴合对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天元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云南新华印刷实业总公司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5.375

字 数 125 千

版 / 印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4000

书 号 ISBN 7-81068-296-2/Z·55

定 价 280.00 元(全书共 7 册, 本册定价: 40.00 元)

世纪之旅—石林编委会

顾问：李少春 赵德光

学术顾问：李成野 宋林华 李 挺 昂智灵 施贵军

编委会主任：王富昌

丛书主编：吴合对

编 委：王富昌 吴剑平 李红星 陶洪林 杨新民 尹 涛

朱树荣 钟文友 吴合对 王怀钦 赵玉虎 高川洲

兰 笛 孟小为 李红梅 莫定强 张志嘉

摄 影：高川洲 兰 笛 老 盖 杨新民 王富昌 赵玉虎

撰 稿：老 盖 赵玉虎 吴合对

丛书策划：名牌工作室 (0871)4155584

资料提供：石林旅游管理局

石林县志办

石林县民族宗教局

石林县档案馆

石林县文化馆

石林县文物管理所等

石林：自然中的人文光芒

王富昌

作为中国首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已成为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旅游地和岩溶地质、地理、地貌科学的研究、教育基地，它以雄奇瑰丽的喀斯特自然景观吸引着海内外游人前来欣赏、体味并陶醉于其中；石林以其形成历史久远、类型齐全、规模宏大、发育完整，被誉为天造奇观，是享誉世界的喀斯特地质博物馆。

与此同时，石林也拥有着极其丰富宝贵的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源，在石林丛丛簇簇的石峰群和漫无边际的红土地上、在自然地貌和自然旅游资源深处，石林也闪烁着人文的璀璨光芒。这是为一个自然风景区增添光彩的天赐之物，它极大、极广泛和极其深厚的丰富了大石林旅游文化圈的内涵，成为石林文化中令人迷醉的另一宝贵资源。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考察研究已经证实，在广大而丰富的世界喀斯特景观群落中，也只有石林拥有这样神奇和独特的人文内容，它成为石林另一个重要的文化支柱和经济增长支柱。

石林县是一个彝族自治县，全县17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彝族群众72538人（1998年，石林年鉴资料），他们占全县总人口215830人的33.19%，在历史中，彝族，尤其是彝族中的撒尼、阿细支系与石林喀斯特共同生存在一片天空之下，产生过相依相伴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程度上说，二者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也出现过一些涉及到自然旅游与民族文化关系间较核心、较普遍的问题。石林旅游的形成本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地质的过程，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同样受到了很早之前即已生于斯长于斯的撒尼人民及撒尼文化的深刻影响。除开地下水、地表水的溶蚀、侵蚀以及微生物、气候等因素的作用，石林广大景区内的众多地方也深深地粘附着撒尼文化的痕迹，比如长湖独石山、大小石林内的赵倌扎营、步哨山等即留存着清代咸丰年间赵发义军的历史痕迹；比如李子箐内的石林崖画反映着彝族撒尼人古老的祭祀烟火；比如剑峰池当年一直是五棵樹彝寨的主要水源地等等，许多高大的石峰曾经或至今仍具有着神圣的宗教意义，它们之所以依然屹立，也含有众多撒尼人的自觉保护在内，乐尔村北的石婆婆即是典型例证。就此意义上说，石林喀斯特旅游区不仅仅形成于漫长的地质时代和众多神秘的地质事件，同时，它也形成于撒尼人的历史中，石林风景既是自然的风景，也是人文风景，尤其是撒尼人的生活风情。忽视或放弃对这一社会和文化的研究和引进，石林旅游业将受到严重的损害。

对石林人文领域的调查研究由来已久，历史上的典籍记载，官员士子的自觉搜集，为石

林的人文历史留下过宝贵资料；清末法国传教士邓明德的调查，以及他的《法僮辞典》的编辑出版，在开创国际彝学研究的同时，也为石林的文化研究留下了最初辉煌的一页；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学者名流深入石林一带，对民族文化、歌舞曾加以深入调查整理，并从而向社会推出了《阿细的先鸡》、《阿诗玛》、《阿细跳月》等民族文化瑰宝；建国后一部分专家学者专题领域的研究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石林人文性宝藏的搜集、整理、研究，为石林的发展做出了极其可贵的奉献。

对石林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是石林发展、深化旅游业，建立石林大文化圈的基础所在，同时也是石林走向国际旅游精品工程中极其重要和核心的步骤。在石林自然科学研究日益辉煌的同时，世纪之交的1999年，石林的民族、历史、宗教等人文资源的调查整理也逐步向系统、全面和广泛发展，这一趋向的证明便是现在正在编辑出版的石林《世纪之旅》丛书。

以往的石林人文性调查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但由于过去多集中于某一专门领域，研究多为专门家的纯科学论著，存在着刊发时日较早、读者面较窄、传播不畅的现象。《世纪之旅》丛书因此而有着不同特点。丛书作者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较全面、较深入和较广泛的搜集、采访和查阅了石林人文领域的丰厚材料，并对有关内容给予了实际的图像资料，对石林大文化圈进行了详细介绍和诗意的描绘。丛书各卷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分别涉及和反映了石林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旅游文化和石林景观的地质发育演化，为石林勾勒出一幅较完整的画卷。与此同时，这套丛书也有着独特的文风，作者们视野开阔，缜密从容，以人文内涵为核心，以广阔的历史为大背景，将石林的地质史和人文内容放在大的尺度上进行剖析，自然与人文交汇，人文和自然相融，夹叙夹议，引人入胜。在这一意义上说，《世纪之旅》丛书在填补了石林缺少系统、普及性的人文性读物的基础上，也为旅游区著作的撰写、编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尝试。

丛书的作者、摄影者们是一个有着自己坚韧和持久的责任心、使命感的团体，他们追求着事业的成功，同时也保持着对自然、社会和民族的热爱，保持着难得的赤子之心。为这套丛书的撰写、编辑、出版，他们付出了最大的努力和心血，认真、负责、坚忍、细致，同时也充满活力和自信。他们为这套丛书的最后出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石林会记住他们。

石林也欢迎所有热爱自然和人文的朋友们，它会以自己丰厚的内涵、宽广的胸怀为大家提供鲜花和掌声，会和大家一起，为我的世界创造出美好的回忆和未来。

2000年6月16日于石林

大地上漫游

《世纪之旅》丛书作者自序

20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我们为石林编写了一本名叫《世纪之旅》的图书。和以往关于石林的图书有所不同的是,《世纪之旅》较多较深入地涉及到了石林旅游资源中的民族文化内涵,采用了较独特的角度,对石林形成的地质原因和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和梗概性的阐述;它的写法也有一些独特之处。这成了这套丛书的最早起因:石林风景名胜管理局希望将《世纪之旅》的每一章内容扩充为一本书。因为石林的文化不仅仅限于自然风光方面,它还有更深厚、更博大和更令人着迷的地方,这些值得也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挖掘。

于是有了这套丛书。它着重于对石林文化的搜集和整理,着重于对它的历史、民族和自然进行说明与介绍,它试图勾勒出石林大文化圈的轮廓来。丛书的第一卷《自然之心》用诗歌和散文的方式介绍了景区情况;第二卷《造物之门》用地理和地质的简单常识解释石林的生成、发育和类型;第三卷《世界之血》试图勾画出石林彝族的宗教文化面貌;第四卷《众生之路》力图蒐集石林物质文明的材料;第五卷《岁月之华》讲述被漫长、繁复的中国历史掩盖着的石林的沧桑岁月。我们希望把石林纳入更为广大和庞杂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希望小中见大:现在这些完成的全交给了读者,我们等待着审视和评判。

完成这一工作用去了一年多的时间,1999年9月到2000年9月,正好跨越新旧两个世纪。对我们来说,在石林的漫游是一个全方位跨越时间之河的漫长过程,是一次世纪之旅。丛书的作者大多是喜爱漫游的人,喜欢领略大的风景和大的事件,石林在庞大、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是一个小区域,在悠久、丰厚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丰富的民族文化中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斑点,但它拥有着极其丰厚的自然和人文内容,并正在创造着越来越迷人的盛景。正是在这个偏处中国大西南的小地方,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丰富多彩、璀璨逼人的文化的光芒。之所以把石林放在中国大历史、大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和阐述的基础正在于此。古人云“窥一斑而知全豹”,英国诗人布莱克说“一粒沙子一个世界,一朵鲜花一座天堂”,他们都代我们说出了内心深处的深深感慨。

这套丛书得到了各方面的大力帮助:许多未曾谋面的专家学者和他们的著作、石林各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照片。我们特别感谢宋林华、昂智灵等专家顾问的指导帮助,感谢为本丛书提供了珍贵画作的石林农民画家毕文明、黄云峰、普光辉、毕文贵、金牛等同志,同时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摄影师高川洲、兰笛,画家孟小为——为本丛书专门摄影、创作,绝大多数来自于以上三人的作品使丛书更为精美。

老 盖 赵玉虎 吴合对

2000年3月

This is Volume V of the STONE FORESTS BOOKS CENTURY TRAVEL. One will find in this volume contents related to tourism in the Stone Forests area. By describing the lifestyle of the Yi in dressing, food, residing and traveling, and their music and dance, the author has reproduced the ethnic life in this area-its past and present. The reader will learn all about it in those fascinating stories.

目 录

- 第一章 002
大地的食粮
- 第二章 032
诗意的栖居
- 第三章 058
飘动的诗句
- 第四章 082
在路上
- 第五章 106
红土之魂
- 第六章 124
竹木的歌唱

This chapter is a presentation of the pastoral life on a land of red earth and clear waters. While the local food culture and local specialties receive much coverage, the farming, hunting and fishing tools are also subjects of the author's discussion.



就我的了解，大地和食粮（或叫做粮食，作物等）几乎是文化的全部涵义，至少它是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如果再加上这两个词的引申的和比喻性的涵义，那么，一切都属于它们的子民，不论是科学还是迷信都是如此。当第一代航空探险者中的圣埃克絮佩里驾机飞翔在从法国巴黎到南非的新航线中时，他想的是飞回去，飞回那个有家有房屋有人的大地，因为那是知识和生活的源泉，“我们得到的知识，来自大地的远多于书本”，这位后来在二战的西西里上空失踪的伟大英雄在《人的大地》中写道。比他略大一些的另一个法国作家纪德甚至就以《大地的食粮》为题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典范的小说。同样，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衣修吾德一块来到中国战场的英国诗人奥登在面对一个死去的士兵，面对一场浩大残酷的战争时所发现的也依然是大地和粮食几个字眼：



他在中国变成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不再为狗所凌辱；也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烟。

——《战地行十四行·第十八首》

确实，为了能够得到人烟，得到土地和熟食，我们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巨大的劳作，这中间甚至还必须有亿万个难捱的寒冷日子、饥饿日子，以及干旱和洪水的日子。被我一再提及的那位诗人海子之所以自杀就有着粮食方面的原因，有着饥饿的感觉。在1989年3月14日凌晨3到4点间，海子又一次写到村庄和他一再念及的农业，写到自己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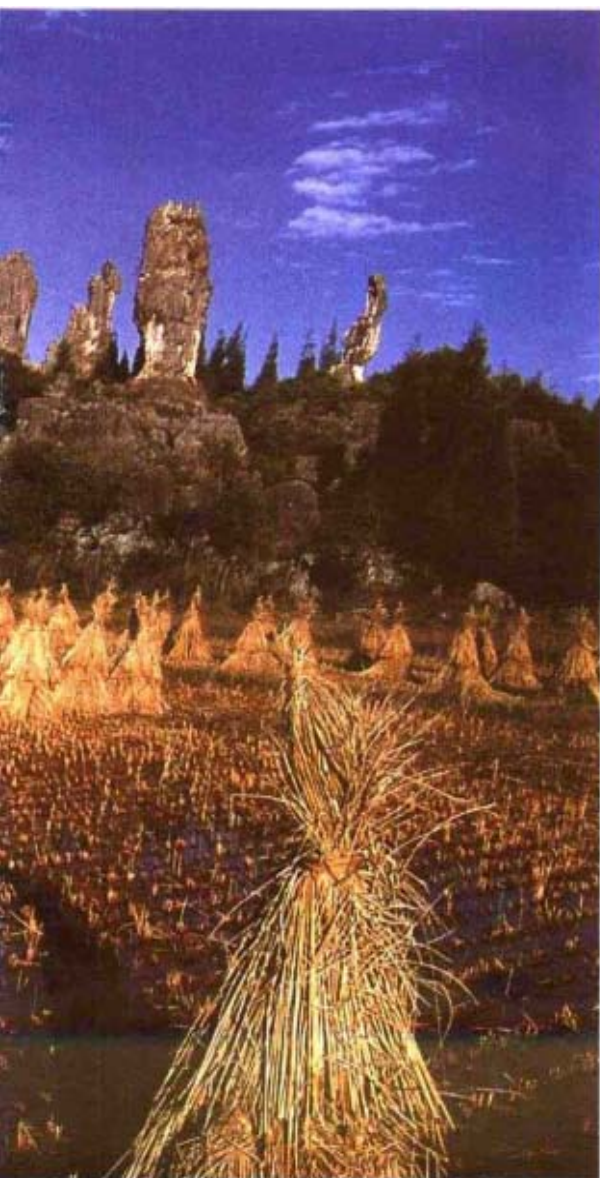
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户，
他们把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
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的繁殖

也许，用这位在写下这首诗十二人就自杀在山海关铁轨上的诗人的诗句来表述大地和食粮对于人类的意义是最合适的了，这位无限热爱着乡村的诗人用生命演绎了人和大地与粮食的关系，同样，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他的行为也归纳和总结了大地和食粮的全部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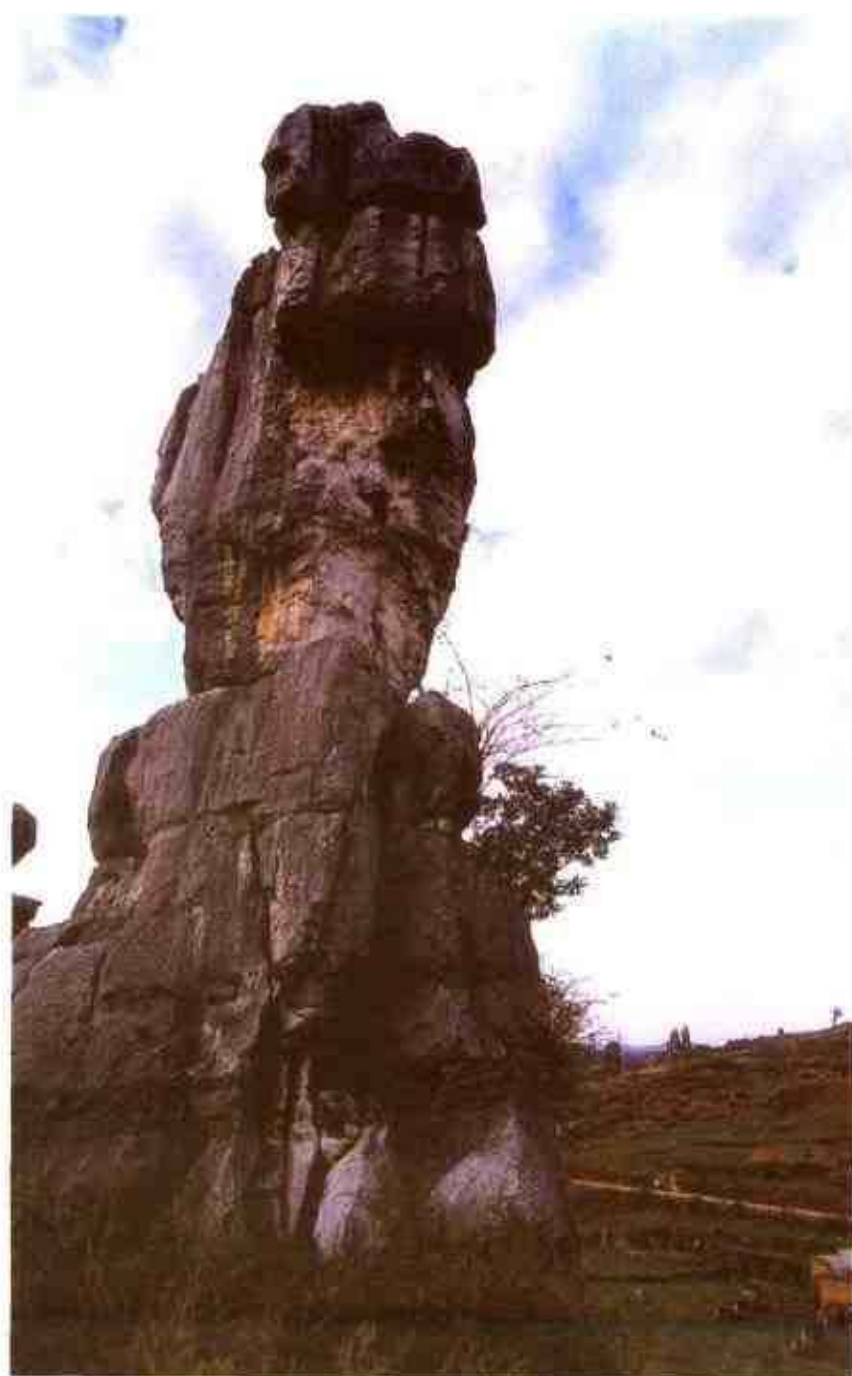
好在人类并不会经常绝望到这种程度，那块被风无止境地吹动的大地一直都是人类忠诚的朋友，只要我们用力，只要勤苦和劬劳，它总是一个宽厚的赐予者，是一个永远与我们相伴随的神灵。当我们说要热爱生活时，我们讲出的就正是对大地的态度和立场，我们就正是在说热爱大地和热爱粮食——那也是热爱自己。

▲祝福的地母

在每一个民族之中（这也包括居住在石林的彝族），地母或称大地女神都是一个身体壮硕、健康而且多产子女的形象，表现在一些原



始的雕刻或艺术品中,大地之神那一再被强调和夸张的也同样是她的产门、巨大多汁的乳或隆起的正在孕育着的腹部,它在极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作是一个生育和繁殖女神,这也暗示和说明了人类对土地的认识。由于土地是生长作物和食粮的唯一所在,因此她一再被想象成母亲和赐予的恩神,它和人类中可以繁衍子孙的女性被并成一体,随后,由于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人类的延续不再仅靠女子的多产来维持,于是,更多地具有繁殖、生育意味的女神慢慢演变成角色略显单一和专门化的大地之神,这时,它的形象中往往多了一把谷穗或其他多子的作物。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或更早一些的地母盖亚女神就是这样。人们对它的祭祀也同样出现变化,祭仪中加入了许多和当时的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成分。比如说石林彝族撒尼人的两个主要节日,密枝节和火把节,就是如此。在前一个祭典中,撒尼人往往走向一块石头或一个石穴献祭,那些在深层意义上代表了女阴和女乳的石头与石穴既是人类生育繁衍的门户,同时也是大地流出甘泉的滋润和养育的门户,它同时具有着人类自身生产和粮食生产的双重身份。在后一个节日即火把节中,彝人,甚至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举火欢庆是在追念昔日火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它包含了不少的生活经历和历史痕迹,例如原始农耕时代的刀耕火种,火使漫山遍野丛丛簇簇



▲乐尔村石婆婆

其他多子的作物。比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或更早一些的地母盖亚女神就是这样。人们对它的祭祀也同样出现变化,祭仪中加入了许多和当时的现实生活有密切联系的成分。比如说石林彝族撒尼人的两个主要节日,密枝节和火把节,就是如此。在前一个祭典中,撒尼人往往走向一块石头或一个石穴献祭,那些在深层意义上代表了女阴和女乳的石头与石穴既是人类生育繁衍的门户,同时也是大地流出甘泉的滋润和养育的门户,它同时具有着人类自身生产和粮食生产的双重身份。在后一个节日即火把节中,彝人,甚至西南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举火欢庆是在追念昔日火在农业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它包含了不少的生活经历和历史痕迹,例如原始农耕时代的刀耕火种,火使漫山遍野丛丛簇簇

的杂草乱柯成为土地的极好肥料，从而使庄稼丰产丰育，使作物可以茂盛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火的灾害作用，按照传说中的历史，人们曾用火烧死杀灭了铺天盖地而来的蝗虫，最后，火把节中漫山遍野的火种还曾为人送来寒夜里必需的温暖，更重要的是，它送来了熟食，送来用火煮熟的饭和用火烧熟的肉，这样，它使人远离了疾病的痛苦和折磨，甚至它使人远离了过早的天折和过早的衰老以及悲伤。在这些可以证明演化痕迹的土地祭祀中，人们确乎加入了曾亲身经历与验证的生活，然而，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的是，大地之神在人们心中依然是一个赐予者和养育者，它是生存、生活、生命的基本源泉。

因此它永远是神。

按照最现实最科学的解释，土地的主要成分是那些从古老的岩石上被风雨剥离和粉碎的碎屑，它们被吹送，被转移，最后被不同程度地堆积起来，形成黄土、褐土、红土、灰壤等不同名目下的组合。

养育了石林一带人们的土地属于红土系列，另外还有一部分黄棕壤和水稻土、以及紫色土。在石林县境内172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一般地说，水稻土分布在海拔2000米以下，而黄棕壤分布在2200米以上，低到1530米的半山区和坝区则是大片大片色彩不一、斑斓美丽的红土与紫土地带。由于地处高山顶端的冷凉地区，那些同样美丽的、略带黄色的黄棕壤被草木覆盖着，它们大多远离和人类两相接触的生活。水稻土是冲积湖中泥土的淀积物，属于长期在耕作中已经熟化的土壤，肥力高，养分好，历来是石林一带人们



▲毕文明农民画《太阳·人·牛·地》。在石林出生的著名的农民画家群体中，土地、人、太阳以及这三者创造出的粮食作物就是家园的核心内涵。

足的力量。北大村乡林口铺一带一直坚持用烧灰的方法来改良旱地土壤就是一例。丰山乡、维则乡则多使用石巷土改良旱地，坝区稻田则常常以多种可以固氮的豆类来培养地力，这种种努力是人类对地母的祝福，同样，这也是对自己的祝福。

从基本的要素上说起来，作物或者说农业、粮食的基础要素在于土地、阳光和水分。这三者之中，阳光是最慷慨和最为大度的一方，石林四季如春的气候保证了阳光的进入和照射，按照调查，石林县境内太阳的年辐射总量在126.6~136.8千卡/平方厘米之间，年平均日照时数则为2339小时左右，即平均每天近六个半小时左右处于阳光温暖的手掌之下，这为粮食的最后合成创造了极佳条件。日光因素之中，能有效地提供给作物进行光合作用的那部分短波辐射一般被称为光合有效辐射（又称生理辐射），它指的是能被作物同化利用的阳光，是标志年景、年成的主要标准之一。在大多数贫瘠或条件恶劣的地区，阳光被有效利用的部分往往只占极少比例，比如1/3左右，而石林的有效使用率则在一半左右，即每一平方厘米可以达到63.51千卡到68.38千卡。一个更为有利的证明则在于除极少数山区之外，石林全年几乎没有霜雪：阳光一直是石林最善意和最热情的朋友。



▲焚烧杂草及作物杆茎以便增加土壤肥力；这种来自刀耕火种时代的传统至今仍有遗留。

然后还有水，还有那些在天空中降落、在大地上像蝉翼一样透亮的水了。年降雨量967.9毫米。这是石林近年来的恒定平均值。它造就了石林的景观，然后或在同时又造就了大地上的粮食。

像土地需要不断强化和改善一样，水也同样需要关爱和维护，这同样是人对自己的祝福和对上地的祝福。

按照有史可查的文字记载，明代洪武年间，石林设立前卫屯军并开始屯田以后，兴修水利的工作也随之开展起来。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当时的知州邹国玺带人修筑了鱼池堰，而后“开东山沟、小乐台旧沟引黑龙潭灌溉。

并开东河，润东海子为田”（1996年版《路南彝族自治县志》），

▼下冒水洞：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极为常见的村寨图景，一般地，我们多已熟视无睹，但就是这些土地中的水沟水渠输送着我们生存的血液。它们让水流过，让它被作物吸收。这是平淡中的神奇所在。

到明朝覆灭时的崇祯年间（1628—1644年），知州唐登第再次修筑鱼池堰，功成之后，百姓追念最早的倡建者邹国玺，于是将此堰称邹公堰，重加修筑的新知州唐登第同时也沾了光，他被塑在邹公像旁边，同时接受了百姓的膜拜和香火。再往后，这样的事情又一次接一次地出现，清代嘉庆十年（1805年），知州会

